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卷



巴蜀書社

中國外史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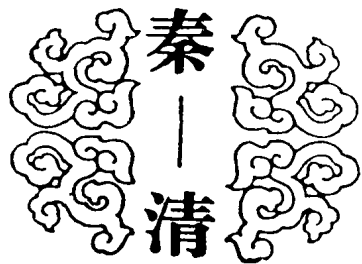
卷一百一十五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38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 錄 (第三十八冊)

萬曆野獲編		一
國朝當機錄		六二六
霜猿集		六四九

萬曆野獲編

小引

余生長京師孩時即聞朝家事家室間又竊聆父祖緒言因喜
 傾說之此成童先人素養使使即邦先達利病一二雅談或與
 慨以老農談說前輩典刑及頃言利病境，下傳久而漸忘之
 矣自既名場夢寐京國今年鼓篋將成均下榜介歲化鶴歸來
 之感即文武衣冠亦幾作性度憂府想矣去越南還舟車多暇
 得及非遺題無感又無能著述以自見因稍抽擇故所記憶間
 及戲笑不忘之事如歐陽歸田錄例并錄置政廳中所得僅佳
 日百之一耳其間見聞新者亦附及焉若即古燕說則不敢存
 也夫小說家盛於唐而溢於宋洋其切則蕭梁散葉始有小說

什也其字體疏差有取於世是耕之象錄非朝市人所能泰也
 以是耕而後朝市非借則茫然得野則農古人已有之因以著
 去錄者此於野人之錄則美芹十論當時已近高閣非吾所共
 矣編中殊半述近事故以萬曆題之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自題於虎溪軒

續編小引

今上御極已垂五十年德符章生克壽之世雖因處孤虛然詠歌太平無非聖朝佳話間有稍聞時事者其涇渭自明養食者但能祖德便舉而已至於風氣之轉移俗尚之改華又漸與往年稍不同蓋自丙午丁未間有萬曆野獲編共廿卷棄置篋中且擬筆已十餘年而往矣壯歲已去記性日頽諸所見聞又有出往事外者胸臆驚貯遺忘未盡恐久而并未盡者失之遂不問新舊輒隨忘錄寫亦復成快語成前稿名曰續編仍冠以萬曆其事亦有不盡屬今上時者然耳到日擊皆德符有生未所親得也昔吾家存中身處北庭淹沒絕世故筆談一書傳誦耳

吾家石田雖高逸出存中上終以布衣老死吳下晚所著客座新聞時有拾遺得少生京國長游辟雍故存中為賦而所文士大夫及四方名流聚筆下者或稍過石田因吳為沈某誌之書生話言既訖不才姑存之以待後人之斥正或比於玄怪瀟湘諸錄差為不妄今聖人在宥當如紀年所稱萬教與天綱極野之所尊正不勝書也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新秋題於教弔閣

萬曆野獲編卷之一

列朝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告天即位 | 京師帝王廟 | 孝慈錄 | 訪求遺書 | 國初寶錄 | 避諱 | 園廟缺典 | 建文君出亡 | 年號 | 賜外國詩 | 賜國記 | 中無秋月詩 | 從龍誅賞迥異 | 廣寒殿 | 天順年號 | 復辟誅賞之濫 | 憲孝二廟盛德 | 貢鮮貢茶 |
| 本先殿 | 帝王配享 | 御製文集 | 賜百官食 | 監修寔錄 | 聖文 | 陵寢之祭 | 龍潛舊邸 | 太廟功臣配享 | 擇樂工分婦 | 節假 | 先朝四啟 | 賜講官金錢 | 蟠木 | 英宗即位日期 | 景泰初賜遼臣勅 | 君相異秉 | 召封 |

重修會典

進賢

先朝藏書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再進爵號

帝后別號

白服之忌

禁教怪事

伶官干政

弘治中年之政

御膳

御輅

武宗托名

人主別號

御賜故相詩

禁宰猪

填上馬房

萬曆野獲編卷之一

海寧陳繼儒校刻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國載錄

列朝一

告天即位

高皇帝時登寶位先於前一年之十二月百官勸建時上御新
宮拜詞於天其略曰惟我中國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于沙漠
入中國為天下主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于天下人民土地家
業分至惟臣帝賜英賢李蒼長徐達等為臣之輔既定群難息
民於田野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臣不敢辭是用明年
正月四日于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如臣可為民
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
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是時連陰入明年元旦即晴至日
先較繫合祭天地上即位于南郊按是詞先告上帝以見不敢
遽登至尊且請烈風異景以示不可以天下為公未嘗獨斷
符命塗世耳目真合堯舜湯武為心也超千古而延萬世宜哉

奉先殿

奉先殿者太祖所建以奉先靈凡節候朔望薦新以及忌日俱
于大內瞻拜祭告百官皆不得預列值至列聖追祔先朝帝后

行禮如儀又宗先殿則世宗初建以奉熙祚帝效奉先為之其後進編宗亦附于奉先殿而崇先廢奉慈殿者孝宗所建以奉生母孝穆紀后其後以祖母孝肅周后奉安其中嘉靖中又安祖母孝惠邵后於中此天子所以報誕育之恩若私祭慈至嘉靖二十九年而罷之又穆宗登極遷世宗元配孝潔陳后於廟而徙孝烈方后于弘孝殿故景雲殿也又奉生母孝恪杜后於神霄殿而以上元配孝懿皇后附享其後今上又遷三后主于奉先而此二殿之祭亦廢不舉今歲時及忌日祭告如初者唯奉先一殿耳內廷因目之為小太廟聞主上每遇升殿受大朝必竭奉先殿次及兩宮母后然後出御外殿蓋甲夜即起趨奉先如常朝御門之簡便云張太岳相公紀事云奉先殿為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所作以祀五廟太皇太后則又屬之華陰末年文皇帝為建非太祖矣此公或別有據

京師帝王廟

太祖洪武六年建帝王廟於金陵七年始設塑像未幾遇火又建于雞鳴山之陽及文皇都燕未遑設帝王廟僅於郊壇附祭至嘉靖十年始為位於文華殿而祭之其年中允廖道南請撤靈濟宮二像真君改設歷代帝王神位及歷代名臣上下其議於禮部時李任丘謂春卿謂徐知證知證得罪名數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足改設復廟宜擇善地上以為祭令工部相地

以阜城門內保安寺故址整潔且通西壇可于此置廟上從其言次年夏竣役上親臨祭令帝王廟是也延年修撰姚涿即議熙元世祖祀李任丘亦執奏以為不可而止至二十四年竟斥去識者非之則費文通迎合也康中允疏以大慈恩寺與靈濟並稱欲費慈恩改辟雍行養老之禮臣以既有國學為至聖臨幸之地似不必更置別所唯寺內歡喜併為故元醜俗相應毀棄上是之謂夸鬼淫象可便棄之不教年而此寺雖為鞠場矣即闕兩方士以提督靈濟等宮領天下道教入銜矣任丘先已測上意故存此宮智哉

帝王配享

太祖做古祀歷代帝王俱以功臣配唯宋太祖之側以趙普雖開國功臣然不忠於太祖復不得預祠最義正似預知他日蹇夏諸臣皆故主投義師者真聖人也若元世祖之備食則罷安重阿木二人而建木華黎與伯顏尤太祖獨見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時恨口口入祀用漢武帝祖匈奴故事也

孝慈錄

世以父母憂制中舉子為諱士大夫尤不欲彰聞慮涉不孝然太祖作孝慈錄序中也為嗣續大事曲賜矜貸矣稱宗臣裕邸生長于是為憲像太子時去母妃杜氏喪方暮世宗不悅得少詹事尹臺引孝慈錄序為解上始釋然南朝宋文帝諒陰中生

于祧之至三年始下詔其來久矣

御製文集

帝王御集莫尊崇於趙宋第一朝則述一閣度之如龍圖天章而下俱為收貯秘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諸官若此朝無集則闕之即徽宗播遷南渡尚能傳訪遺本以迄文淵是矣本朝唯太祖高皇帝宣宗章皇帝御集莫刻尊藏禁中竊謂亦宜特設一閣以奉雲漢之章令詞臣久待次者充之以寓後聖憲章遺意亦聖朝盛舉也至若累朝列聖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之制禮樂更祀典其時高文大冊在布人間即下而待餘小技如世傳武帝諸帝聖製莫不天縱多能即有散佚亦可多方蒐輯各成一集建閣備官以待文學近臣寓直其中庶乎禮樂明倫之類無缺典之恨耳按宋最重龍圖學士為老龍直學為大龍待制為小龍直閣為假龍今世唯禮部儀制一司亦有大儀中儀小儀之稱蓋防于此然唐人又呼諫議大夫為大坡拾遺為小坡散騎常侍為大貂補闕為小貂又以吏部尚書為大天郎中為小天左奇

訪求遺書

國初克復元時太祖命大將軍徐達拔其秘閣所藏圖書典籍盡解金陵又詔求民間遺書時宋刻板本有一書至十餘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貯書每本以一部入北時永樂

十九年也初貯左順門北廊至正統六年而移入文淵閣中則地運禁嚴事同前代矣至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內署諸書悉遭大火凡宋元以來秘本一朝俱盡矣自後北京所收雖置高閣絕無惠奉帙尚如是也自弘治以後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至嘉靖中葉御史徐九思上疏欲查歷代藝文志書目恭封凡經籍不備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購焉原本給還且加優賚又乞上御便殿有閱章奏處分政事賜見講讀諸臣辨析經旨時憂責深為禮卿漢覆謂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倫閣書目收來敬貯所請召見侍從講官亦仰體皇上聖學懋願問之意上曰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虛名耳苟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為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平召見亦虛應也自命僕已之蓋上已一心玄教朝講漸稀乃欲不時賜見侍臣已呼聖意故求訪遺書一并寢罷惜哉按古來求書者無過趙宋之放切所獻多者至賜進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漢尚立經籍所又設典文署以編集經史收貯板刻當此全盛之世文視為迂緩不急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敗者十二遺跡者十平楊文貞正統間所存文淵書目徒存其名耳即使徐九思之說得行亦祇供懷攫耳

賜百官食

太祖時百官朝退必賜食于廷蓋用法雖嚴而臣有禮且其

時每日賜封典間寒暑即恤勞亦宜然至末年賜亦漸疎唯每月朔望日各衙門大小堂上官俱有支待酒饌歷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統七年光祿卿奈亨始奏罷之唯元旦冬至兩大節筵宴禮部奏請舉行其他如立春則吃春餅正月元夕吃元宵圓子四月初八吃不落筵五月初午吃棧子九月重陽吃糕臘月八日吃臘麵俱光祿寺先期上聞凡朝奉官例得餐飲思亦太平宴飭景象也至若萬壽聖節郊祀慶成則有大燕太后聖誕皇后令誕太子千秋俱賜壽麵又不在此例近年主上御朝既稀筵宴頓減每遇令節輒奉旨免辦雖稍省浮費而祖制漸湮舊四月八日為釋迦生日所賜亦起食名不落美者從釋氏名也世宗間傳改賜期于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麥麵五凡屬釋氏必盡廢為依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憲孝武歷朝法王國師居停者萬人皆仰給天庖嘉靖初盡革寺驅盡僧侶於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毀之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

國初實錄

實錄不甚徑見唯唐順宗則韓昌黎所草故至今傳世然亦不甚詳至宋則脩著矣神宗實錄初為黃魯直張文潛輩所修至紹聖而章蔡輩改之盡收原稿入內以戒其跡世間遂無舊本後賴梁師成送稅所傳出始行人間所謂朱墨本者是也至南

渡後以章蔡本為誣因命再脩用神宗實錄凡三開局纂本朝太祖實錄脩於建文中主景等為總裁後文皇靖難再命曹國公李景隆監脩而總裁則解縉蓋焚舊草其後永樂九年度以而未善更命姚廣孝監脩總裁則楊士奇今所傳本是也然前兩者所脩則不及見矣國初時事變革與宋神宗絕不啻然三更其史則古來唯兩朝而然李景隆等進錄表于偶從他書得之今錄附太祖實錄之後初修再修時楊文貞俱為纂修官則前後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孱顏

監修實錄

實錄監修官累朝俱以勳臣充之惟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開局修太祖實錄時總裁為禮部侍郎董倫王景彰副總裁為太常少卿廖升侍講學士高棅志纂修官為國子博士王仲漢中府教授胡子昭齊府理賓副楊士奇崇仁縣訓導羅猷馬龍他即旬長官司吏目程本才而監修者則未之聞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實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脩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案論死籍沒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為曹國公李景隆忠誠伯茹瑄雖文武各一人皆勳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隆瑄等心術不正編輯不措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其纂脩則屬之胡廣等又命

楊士奇金幼仔佐之而總裁則爲祭酒胡燏學士黃淮楊榮此國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修則武臣一介文臣二人矣而總裁則楊士奇等本年閏七月又修仁宗實錄仍以英國公張輔通山侯王道及蹇夏共四人爲監修蓋文武各二人而纂修亦仍士奇等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實錄始命以英國公張輔一人充監修官其總裁仍屬輔臣楊士奇等自此累朝以來遂爲定制無復文臣監修事矣唯嘉靖間修興獻錄以定國公徐光祚吏部尚書廖紀禮部尚書席書爲監修官蓋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譽書茂各受上賞然定錄已屬借擬即欲加慶于列聖之上徒爲識者所哂無足爲輕重也

避諱

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如唐玄宗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宋欽宗諱桓則併墟名九字避之科場韻脚用九字者皆點落高宗諱構則併勾字諱之至改句龍氏爲猗氏蓋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唯本朝則此禁稍寬然有極異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諱號矣何以少帝仍名允欽蓋當時已改尊稱而與宗康皇帝猶有有說焉建文年號昔同御名恭朝稱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諱乎是建文二子長名文奎次曰文奎其音又與欽字無少異又何也蓋拘于太祖所定帝系相傳之二十字耶似亦宜變而通

之當時方黃諸大儒在事物：擬武修文何以不議及此至後章疏疏又犯太祖御諱抑更異矣

聖文

自恭璽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爲文後世祖之然其八字甚才本朝諸寶皆四字若敬宗廟則以皇帝尊親之寶賜親藩則用皇帝親之寶賜守令則用敬天勤民之寶求徑藩則用表章經史之寶又有丹符出驗四方另爲一璽以上俱六字爲異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敕命神寶則大異奏先是建文皇帝爲太孫時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甫即位有使者還曰西方得青玉璽小方逾二尺質理溫栗二年宿齋宮又夢若有所睹驚寤遂命匠琢此玉爲六璽至是功成賜今名告天地視宗宣亦遠邇皆官單賀大要文武四今于奉天門懸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指一執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古來印璽未有此繁稱唯宋徽宗政和八年於所用八寶之外又作一璽其文曰範圍天地坐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寶真此正昭令靖康之禍諸寶俱爲金所取唯此獨留萬宗携以渡江抑爲十一寶之第一蓋以恭宗所寶故也之也今建文之擬命寶亦爲文皇所存不用矣而兩重寶俱爲不祥物也但宣和間京前用事宜有此今誕之舉革除時方黃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國如累卵乃亦抄錄虛文如此何耶按自古印

章無大至徑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廷用于何所且宋定命寶鼎最太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內人張超得玉印于壤接故佛圖其文曰當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其玉光潤其刻精巧時以為神明所授詔天下大誦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見然元魏所得祇方三寸形模最小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尚存古式

園廟缺典

懿文太子寢園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歲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例建南太常寺屬道官為奉祀者行禮乃京中莊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則遣都督親臣往祀向來人心頗不懌而無敢言及者至萬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謝杰始抗章議其非禮上下部詳議始改遣南京五府僉書官行禮似于祀典稍加隆重而禮之未備者尚多可商按弘治中台州人廖泰走京師上書言六事其一請封建康人之後為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憲謂為討死囚之兵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聖相承善體文皇意中之無奈臣下溺于習聞無能將順情哉

陵寢之祭

列聖陵寢俱在京師天壽小其在全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寢園耳太祖一歲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園則九大祭不知

何故蓋者建文追尊興宗時加隆瀾廟有此稱禮其後因循不及改平而南中大老視為尋常故事亦無一語及之按懿文園在孝陵之東至今稱馬東陵想當日追崇尊賜必追上陵者既經革除遂不可改而人之稱陵如故則建文之澤猶在人心也

建文君出亡

建文君出亡再歸其說不一陸文裕謂從雲南到闕有故臣太監吳誠藏之遂留之內平以奔終望金山那瑞間之說亦如之獨薛方山志章錄云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吳僧楊應龍升州為府以土知州岑瑛為知府吳僧即建文也亦以吳誠為證初不言其偽是錄則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語人曰我建文帝也張氏師言我四十年若今教滿宜返國結思思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問之其姓名為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遊兩京雲貴以至廣西上命錫錦衣徽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成還凡三說俱不同余州例以寢錄為真而詳所紀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聞某年升州為府則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屬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間土官岑永昌歸附授思恩知州仍屬田州府永樂初改屬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襲至正統四年瑛以殺賊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府事見正統四年十月瑛欲併有田州與知府岑紹交葛提兵官柳壽議升思恩為府蓋以諸州協從之寺改稱軍民府瑛亦奉以獻

指揮傳至孫濤文與田州知府岑猛交兵遂之潘俊應其妻入官為
婢即故相焦泌陽所僕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於今然
則思思本以州改府甚明薛仲常謂為廢僧而改國集余州以
為無改府事則又誤之誤矣大抵少帝之世存亡不可知其來
歸也為真為偽亦未可臆斷但走文帝以洪武丁巳年害至正
統初不過六旬而楊行祥自稱九十餘則假托文見不待鞠已
明矣史官撰定錄自宜用焉不疑轉成遂故事以正國體即真
如陸大裕鄭端簡所言亦不過令終其天年英宗聖主薛文清
李文達輩賢相處分似亦宜然但懿文太子之祀不廢而少帝
斷然若數之屬是在聖子神孫用故主事楊循言及近年處子
臣祖靖通致司沈子木等之說情其然者若子產所謂有以歸
之斯可矣至唐隱太子巢刺王立後故事未敢輕議也近年陳南寬
議開局修史官因請便是文紀年上命是文朝事俱附太祖本
紀之末而不沒其年號會修史中報不果付。少帝自地道出
也聯珠名移以故文皇帝遙胡漫托訪張三丰為名寔疑其匿
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
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當時倘令故臣隨行必立見
敗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為建文功臣因
侍從潛遁為僧假稱師徒遊歷海內且言其家數度此府蘇嘉
二府偏近金腰何以往來自由又廣和為什倘伴山水無一訊

察者況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適行天下元年而
始報命觀忠安傳中言窮鄉下邑無不畢至胡為常州令去此
地僅三令其往來孔道也豈建文君臣能羅公遠隱身法耶所
幸偽撰之人不曉本朝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且妄創理
謀自呈敗跡一時不讀書不措事之人間為所惑即名士輩亦
有明知其偽而哀其乞憐為之序論真可駭怪蓋此段大謊又
從老僧楊行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傳於世俟後學不心
又傳信錄去宣宗皇帝乃是文君之子傳至世宗皆是文之後
此語尤可恨蓋祖宋太祖留崇世宗二子及元末所傳順帝為
宋端王合寧幼子二事而附會之耳乃不自揆僭稱傳信此與

近日連二陵信史者何異庸兵人自名為信他人何嘗信也此
皆因本朝史氏失職以至於此甲戌年今上御日講問輔臣以
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攷但相傳正統間於
雲南都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千秋之句一御史異而詢之自
言建文帝欲歸帝故士遂驛召入宮養之時年已七八十後不
知所終蓋江陵亦不曾記遺英錄中有此事也

龍潛舊邸

宋時人主龍潛時封國登極後例升為府如吾秀州之升嘉興
府亦其一也文皇帝從燕起已收北平布政司為北京廟皇帝
從興邸入繼已陞安陸州為承天府最合古義惟憲宗以洪王

再止儲官得宗以裕王掌登宸極。地一在山東一在河南俱名邦要郡似亦宜升州為府以表兩朝濟藩故地天下有視之君臣而於國體有間者此類是也。今宇內大州在中原無如徐州當四戰之地。須改為府他則如山西之蒲澤三州地險而固其屬邑俱不奉約束宜亦改為府治。從本有汾潞二州事例。又如四川之潼川州在宋為利州路列四蜀之一以鎮坤關間最為雄盛直所領十縣俱上壤善地尤宜急升為府以資捍壓。今廷議者非抵掌衡霍即抗顏索孔於此等事俱置不聞一旦有急始議更改晚矣。又四川眉邛嘉雅四州列上川南道各統大縣而無府治此在唐中葉則是一鎮為節度使今亦併置為一

大府而以諸州屬之其中嘉定州最為上壤且統六縣即設兩府治亦可

年統

古來紀年多有化重複者即本朝亦有之如永樂天順正德皆是也文皇靖難諸降附解榜諸公扶服乞哀聖意獨斷料無赦替英宗優待石亨輩俱武人第取美名以彰天眷豈能飾政若孝宗上賓曾無暴遷何不詳審乃爾唯今上所紀最新而確即今御曆久矣如川方至業已應之蓋時高張二相學問自勝前人豈若先帝紀年雖前代所無然與時已有隆慶縣改名慶源宜附又有隆慶衛改名延慶縣府隆慶郡王載堉改封鄭城不免多一書

紛更而憲宗第六女下嫁駙馬游秦者亦號隆慶公主則不及追改矣又命四川劍州曾以宋孝宗潛邸升為隆慶府金章宗徒單后宮亦名隆慶皆灼然耳目豈一時未遑審訂耶前此若宣宗宣德之拂錦前所無但梁武起兵用齊宣德太后命令隋官有宣德即四十人五代錢氏曾歸湖州為宣德軍宋正朝為宣德門宋元豐官制有宣德即本朝洪武間有宣德侯全朝興元有宣德府即今宣府是也似亦未能精改世宗入繼初微紹治為號而上不用此未必薄弘治為不足紹而繼統不繼嗣之意已蓄于隱微特輔臣不及覓其端耳況嘉靖二字主守仁已示于所勒文矣議應之說良不可誣又嘉字古以紀年者不少

唯宗理宗之嘉泰當時離合之為有力者喜世宗甫即位張桂革以廟議勝得柄政蓋逐故老非有力而何

太廟功臣配享

古來帝王皆有功臣侑食本朝唯中山王徐達以下十二人配享太祖至洪熙元年又加清河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公姚廣孝陪祀太宗此後列聖祔廟俱無臣子侑食于旁此聖朝祀典第一缺事而建白無及之者唯夏文愍言為礼卿時曾建論謂二祖所配皆武臣未確請如宋世務以文臣而世宗不從然亦未暇以列帝左右為請也世宗訂定祀典進劉基于太祖之側而斥姚廣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聖主均見

亦海內公論唯溫入武定侯郭英則以百孫倭倖得之戶部左
侍郎唐曾力爭以爲不可而上不從惟此未愜人心不惡謂
二祖陪祀大臣宜建宜退事關宗廟非今日所敢擅議惟自仁
宗以至穆宗凡八廟英豈少疏附後先如丙魏姚宋其人者乃
曠典至今不舉其不得其解竊嘗攷宋十三帝唯欽宗無配享
其他帝皆有侍臣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潘美石熙
載真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旦呂公著曾瑋英宗則
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後斥弼而用王安石最後又斥安石
仍用獨哲宗則蔡確其後斥確改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上以
唯彬美繼隆瑋武臣隸皆大臣也南渡高宗用趙鼎呂頤浩二
文臣韓世忠張浚二武臣蓋以再造與開國同也孝宗則陳康
伯史浩光宗則葛洪寧宗則趙汝愚俱托爲大臣然則更責
溪之議固未可非也寄書應之仁宗朝如黃淮寒義等宣宗朝
如金幼孜楊士奇等英宗朝如楊溥李賢等景帝帝雖不入廟其
時亦有于謙王直諸人憲宗朝如商輅彭時等孝宗朝如劉健
劉大夏等武宗朝如李東陽楊廷和等世宗朝如張居敬徐階
等穆宗朝如高拱楊漣等皆其選也草野之見不知可備采擇
否唐曾之駁郭英也謂太祖手定配享功臣之後又十六年郭
英始以偏裨從大將傳友德平雲南始封武定則英之小臣乃
雲南之功而非開國之功也其他說更辨而世宗終不聽

賜外國詩

永樂三年滿剌加國王遣使入京未封其山爲一國之君上嘉
之命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上御製碑文賜以銘詩曰西山
距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德我同洗日浴月光景融而惟露日叶
木濃金花寶細生青紅有國于茲樂雍容王好善義思朝寔領
北內即依華風出入專從張蓋重儀文楊襲禮虔奉天書貞石
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君海伯翳應從皇考陟降在彼宮
後天監視久益隆爾於子孫萬福崇四年人以日本國王源道
義捕海寇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彩色第二頁詩補衣六十件銀茶
壺三銀盃四及綺繡紗帳金褥枕席諸物海船二隻封其國山
曰吉安鎮國之山上親製碑文賜以銘詩曰日本有國距海東
舟航密運華夏通衣冠禮樂昭華風服御綺繡考鼓璫食有昂
俎居有宮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誅異局與我萬年景運當時
雍聖考在天靈感通監觀海宇罔不奏巡源道義能迎功遠出
微寇敢拘小風竊地吸潛其蹤爾本朕命搜捕竊如雷如電飛
索衛絕港隸孽以大攻焦流水上橫渡縱什：伍：禽奸必荷
校屈肘衛以從獻俘來庭口噤：形庭左右珍積忠領皆太史
嗜熟庸有國鎮山宜錫封唯爾善與山增崇龍以銘詩貞石集
萬世照耀扶桑紅六年嗣淳泥國王趙旺還國賜金銀土幣下
金幣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綺紗羅金襴帳幔器四萬王

母王叔以下有孝先遐旺父言家恩賜壽國之境土皆爲厥官而國有後小封爲一國堪至是其子又請上命封長年與國之山御製碑文其銘詩曰炎海之墟淳泥所處烈仁漸義有順無降悽賢丰唯化之慕道以象養適來奔赴同婚子兄弟陪臣給額閣下有言以陳請君指天道其禮樂一視同仁匪厚偏薄領茲鮮德亦稱所云琅玕風播寔勞懇勸稽古遠屆順承慈逆以躬或難引曰家室王心實誠金石其堅西南耆耄與王賢直高山以鎮王國銘文于石慈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依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先是淳泥國王麻那惹加耶乃率其妃弟妹男女陪臣來朝上遣中官宴勞所遇諸郡設宴比至上親享之宴其妃於三公府未幾卒于會同館上致祭以禮安德門外賜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固有吳請又遣官行人送歸其國至九年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上遣官往勞有司供帳會同館上御門宴勞王妃陪臣如淳泥國王賜與亦如之而妃賜加厚蓋又封山賜碑以後事也十四年封柯枝國王可赤里爲國并王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山親製碑文內系以銘曰載使高申作鎮海邦吐烟出雲而下國洪厯時其雨陽肅其煩燭作使豐穰祛彼妖氣庇於斯民靡災靡瘡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新矣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蓋封外國山者凡四見皆出露製詩文以均耀

今商且詞古萬辭斷非視州解揚諸公所能辯因思文皇兵力僅伸於漠北而屈於遼水一海空如文皇帝威德直被東南古所未有之國顯赫宏文昭回雲漢其盛德萬禩所未有也

釋樂工分婦

宣德十年英宗即依前禮部曰教坊樂工教多其擇堪用者量留餘悉發爲民凡釋教坊樂工三千八百餘人又朝鮮國婦等自宣德初年取來上憫其有卿士父母之思命中官送回金黑等五十三人還其國令國王遣還寧勿令失所以宣宗勵精爲治而不見聲色之奉如此英宗初政仁決革分參是時各寺法王國師判麻等六百九十餘名亦或教存留餘者令回原寺居住又教添財庫夫役二千六百四十餘人又省猪羊雞爲二萬七千餘于爲二千羊三千牛三千又減厨役六千四百餘名至性口料糧亦減粟四萬石蓋宣德正值全盛之極然去開創未遠尚冗濫胃放至此況成政以後乎

賜國記

人主賜臣下印記始於文皇帝賜并泉張泌諸臣至仁宗朝塞夏三楊金黃諸公皆得之繼而宣宗賜塞夏三楊以及胡漢吳中此後則景帝賜胡漢王文孔弘緒若憲廟之賜李孜等侯章耳至世廟賜楊丹徒張永嘉桂安仁李任丘黃錫山夏貴溪

顧昆山翟諸城方南海嚴分貢諸公乃至郭勛仇鸞之屬亦俱得之後方西樵辭相位歸南海其年僅五十於議禮諸公去位最早臨行微上：所賜銀記所謂忠誠直諫者劉執達見之云先朝三楊相公俱帶而不戴因口誦三公疏方從之遂携之歸執且囑曰林下有所見可即用印記工聞方歎曰使桂見山聞此語亦不撤上奏蓋當時揆地諸公無有不撤還者僅西樵留之客耳今上唯賜張江陵一銀記曰帝費忠良其事在戊寅張岍墮之年今其在途在家俱得用以入秦然還朝以後不聞奏撤後遺籍沒亦不聞此記仍還內帑想張氏諸嗣君至今猶寶藏也按并張泌俱官止光祿卿泉天厨役出身二人俱被免

死昭尤奇

節假

永樂間文皇帝賜燈節假十日蓋以上元遊樂為太平盛事故假期反優于元旦至今循以為例唯遇外吏考察之年則吏部都察院及吏科當事者不得休暇蓋外僚過堂正值放燈之時不可妨公務耳近年建句遂有為燈事嬉娛為臣子墮職棄士民溺聲酒後本議禁絕之其不知體制善矣又京師百寮出外夜還必傳呼紅舖以燈傳導此起于弘治間孝宗一日夜坐香案間左右此時百官亦有宴集而歸者否左右曰有之上又問曰如此重列且昏黑倘盡貪之吏端遽無燈大為事奈何左右

曰亦有之上因傳旨此後遇京官夜還無問崇卑令鋪軍執燈傳導孝宗之曲體臣下如此近日言官上奏欲裁省宴會至於僚案親屬并禁其酒食過從至此不近人情乃吳元濟所以防淮蔡三州民者曾是全盛之世所宜見也又乙酉丙戌間沈鼎德為大宗伯立議禁奢崇儉其議甚正其說甚得奉旨頒示天下意欲并禁娼優則以議者不同而止無諭兩京教坊為祖宗所設即藩邸分封亦必設一樂院以供脩食享廟之用安得盡廢之至于中宮王妃合卺及內庭慶賀俱用樂婦供事一章則此諸慶典將奈何又如今朝貢賜宴大廷元會及諸大禮俱伶官俳優承應豈可盡廢此俱不必言即四方優人集都下者亦

為熟責精神自公之暇借以宴衛即遇大比之歲宴大小座紙新延即君亦情禮之不可缺者何以并欲禁之隆慶間山東高瑞甫長由臺曹遷此歲穆宗允行而終不能革沈則以衆咻而障兩公俱清正名臣而建明及此似未可知也

中秋無月詩

世傳中秋無月詞如永樂中上開宴月為雲掩命學士解縉賦詩因口占落梅風以延示瑞城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且見折今宵倚闌不去眼看誰過廣寒宮殿上大喜漫命以此意賦長歌半夜月復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謂奪天子手段也按此雖佳不如金海陵揚王在汴京作鵲橋仙詞云停盃不舉傳歌不